

不見章終

師曰通得此章之義正是自家教門行事丹陽師父全行無為古道也至長春師父惟教人積功行存無為而行有為是執古道為紀綱以御今之所有也經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凡學人先執持己之道性為紀綱而後積累功行以應諸緣無施不可丹陽師父云無為心內慈心起真行功總屬伊功行既到心地自得開悟聖賢與之道奈何有功之人多懷倚賴功行望道之心還能將此心忘却便是為而不恃師父嘗云俺今日些小道氣非是無為靜坐上得是大起塵勞作福上聖賢付與得道之人皆是功行到聖賢自然與之丹陽師父因乞飯中聞道長真師父路中行次得之長生師父坐於洛陽瓦市至七年得之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之三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之四

第 子 段 志 堅 編

舟

師父嘗說徐神翁在家大孝備質於酒肆中三年所得工價奉養其母凡塵勞之事不擇輕重見無不為一日有客畫鶴於門壁間神翁出觀之客回目一頓神翁遂得其傳即於稠人邊靜坐忘形至七日心開悟道若非先有博大功行何以致此以其有之故聖賢來點化畫鶴者即純陽之化身又馬自然者早年知道苦行動修至六十四歲尚未有成一朝發憤將投河以棄其身忽遇人曰公之功行已備惟欠此一着爾遂止之果百日了道以二公觀之一無為一有為欲明無為有為之正實難分解只要功行成滿自有所得師父自言俺學道下志把握心情自內觀其心至寂無所寂地面前後百日雖鬼神至靈不能窺測然忽一念橫起自不可遏用盡智力終無可奈何此無他只是少闕功行故也若果功行周全聖賢自來提挈學者勿疑謙古之善為士章終

師曰所講析盡其理然未盡其用往日咸陽老王先生深通經教一日來堂下師父問即日看何書對曰華嚴經師令講其義師曰向向皆妙用惜乎能演而未能明也此章為學道之人大戒已之抱道不欲人知人知則有損如藏珠玉慢則招人窺竊兢兢猶豫如冬涉冰惟恐其失又恐人知是以若畏四鄰儼然若客無敢妄有動作此外慎也渙若冰釋敦若若樸曠若若谷言內性也慎其外而護其中然尚守其弊不為新成將以成其大成也故經云大器晚成今日學者或有此子光明自盈自足惟恐人不知不能固守其弊正玉陽所謂狂花也學道始則甚易得愈深則愈難見往日遠方道人欲來山東堂下未至時無有無教心者想像堂下皆有道之士既至相見未久惟見其無甚異於人者則敬心稍衰殊不知道愈深而人愈難見此所以為深不可識師父常應人談說俗話連日不止外人初聽者無不疑訝當時大有塵勞師父一一親臨至於剝麻之事亦為之堂

下人亦曰丘大翁山公嘗有疑心而問於我我對曰得道人不可於言語細事上看道性既成應俗而言雖終日言而未嘗言言既終則復其性豈非濁以久動徐清安以久靜徐生手豈如俗人勉強說道內心不覺俗念已生學道之人異於此本志於道凡百塵勞之事隨動隨作勞而不辭已既未免日食塵勞事亦未可免此功行豈肯教人奪却然事畢一皆忘之復其學道之性若一毫不忘則禪家謂之住相止要道心重道心重則外緣雖多無不壓下如此行持自合經之大旨五千言正說反說止欲令人見道當以八十一章合為一章復以一章為一句又復以一句為一字和一字亦撒脫早回不是可道之道講致虛極章終志全復曰靜曰復命此一句終不能究其極敢問

師曰經教中無有不明之理惟性命為難明往日山東李道人善談理性之妙人謂之李長老與赤脚老劉先生為道伴一日問於師曰人之性得於父邪得於母邪師父聊復

答之蓋亦難言也李後至五十八歲疑心尚在遂退而還俗故知學道必須窮理然亦不可求之太過太過則正如物之甚甚矣嘗記孟先生平峪庵中養病一日出門見嫗婦汲水孟揖之曰吾將死矣當託生於伊伊即我母也婦聞之驚走不數日果亡其婦生一女子頂上隱隱有冠痕即名之曰孟仙今方五歲矣又于師叔之父于官人住山東日嘗夢游一所樓臺花卉之麗迥非人間後有一亭數仙子列坐於上奕奕一童子捧子侍立于揖拜讓令升其童子視于有春暮意衆仙遂付于領而出乃驚寤時報內閣生子後年十五六殊不喜俗事既娶三年不與妻同處親族皆欲重責其父始白當日之夢乃從其所好父亡過丹陽師父出家以此觀之則人之性果得於父邪果得於母邪胎未成而入邪胎已成而人邪亦嘗有母感而生者復巨人是跡孤竹端木之類是已誠感化之自然必欲窮其因地則不可師父有云遠遼覺關想因緣開字極有意味學人雖於理上有所未

明只勿有疑心但當積行累功道在其中矣莫求天莫虧人至誠與得道人結緣結之至深今生後世直至提挈了當師父言俺惟與祖師結緣素深昔在磻溪日至於不令食鹽未至夜半不令睡比細事亦蒙一一點檢忽一夕境中見祖師膝上坐一嬰兒約百日許覺則有悟於心知吾之道性尚淺也半年後見如前境其兒已及二歲許覺則悟吾道性漸長在後自覺無惡念一年又如前境其兒三四歲許自能行立後不復見乃知提挈直至自有所立而後已凡人能懇心學道必遇至人開發然則非有真功實行則不能遇修行人積福一分心上一分安與一切事來皆要清息凡有大寵人皆難過衆所不容者已都能輕省過去及能忍納包容此之謂消得實學道之福也學人當記取此關節無以智力求之若果智力可求則強心有力者皆得成道恐無此理也講太上大道廢絕聖棄智三章去云

師曰所講經教字字是妙用人必心上有此

理所聞皆有契處心上先無則不能入也此
三章之義本明道氣下衰聖人設教隨時自
失道而後以德至於用禮皆不得不然如全
真教門丹陽師父教法與長春師父甚有不
同亦不得不然耳孔子以仁義禮智為教然
則孔子之道又豈止於仁義禮智哉聖人懷
道而不棄仁義禮智者要應一時之用應過
則復於道修行人內含其真在仁為仁在義
為義在禮為禮在智為智而不失其真任世
下降而獨能復於古學人止要內守其真應
一切之用而無所着也吾雖當此時而未嘗
不守其真夢境中猶着衲衣作塵勞事化飯
食凡出家不免應緣常能不忘道性必有前
程此生一志於道縱復再出頭來又是一箇
好道人今之出家人或有不念此理常欲在
人之上惟恐失其假德外望對人則瞋目拱
手作坐忘態無人則無所不作雖名曰道人
果道人也哉講絕學無憂章終
師曰為學非難絕學為難雲記馬禪師有十
齋其四云勸君四廣學多關心上刺情忘見

盡絕馳求信手拈來無不是忘情忘見則不
馳不求矣因有情故見解出不是馳騁則是
貪求經云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素謂素分識
素分則抱樸矣私謂已私欲謂貪欲私不能
無能少私則寡欲矣聖賢廣說詳說欲人知
而行之奈何不知不學則終無所知而已學
而知者泥於學而不行其所知皆虛度也上
智不行與下愚相去何遠過猶不及正謂此
也無學者不知聖經之義多惡其有學者聞
絕學無憂之言則愈謂為學者非也不道不
學者更不是聖人豈不欲人為學所以戒者
戒其學而既知尚不能忘其學然學者或有
理義難通處且當放過時下不得後或自得
既知其不知即是知矣孔子曰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戒不可以強為知也經
云絕學無憂者戒知而不能忘則有憂矣若
云便當絕學聖人何為說五千言道人雖未
能廣學除符道德清靜三經又豈可不學講
孔德之容章
師曰雲記師父問及我輩曰經教中何者最

為近道山公先以伊之所得為對者以此章
對谷神不死真難見此章使得用度云恍
乎惚兮其中有物象存焉若行到則自可見
矣道雖窈冥難見其可見者德也施之及物
則為功行原其所來則實出於道顯諸仁藏
諸用道德功行本是一源未有無道心而有
實德者雖初地人亦能深知何人有道心何
人無道心凡一切美惡自然呈現故指而言
之曰以此言以此可見非為難也又云其中
有精其精甚真此一言為亘古及今不去以
此至精化生人物是故學道不敢起絲毫塵
心惟恐精神散失禪家有一說一婦人乘車
過門一僧偶見之矚目凝視其車遂增重蓋
其精神已被車載得去也玉陽大師有言更
親切云着物太深者至滅其性師父亦曾說
人尸上實精英棺柳多年化為魍魎豈不是
有光明邪故知人之光明隨物分了且如一
碗水騰擲於百碗中碗挽不能盡盡皆帶餘
濕其元水已盡矣人之光明不可散失光明
大則性大光明小則性小以此光明照察他

人真偽無遺還能迴光自照則光明都在於已惟有志之士能把握不至散失雖然不得真功實行相配則不能變化有人曾問道於師父答曰外修陰德內固精神故知雖有精神不得功行終不可成道然有功德於人或及物無得有恃賴之心師父有詩云莫問天機事怎生惟修陰德念長更人情反覆皆仙道日用操持盡力行若有一毫恃賴則謂之住相功德小却又知無為有為本無定體無為有所恃者即有為也雖有為無所恃者即無為也又何嘗有定體哉

師曰人多將自己光明照他人之過無毫髮遺貸還能返照於己則不復敢見人之過師父每見人過欲加教訓而必先言曰彼此眾生性然後方言其過其意謂彼與我皆有眾生性我先覺者是以先覺覺後覺也其教人之道曲盡如此於中下人則明明指教但於有靈識者則聊舉其意而聽其自悟吾從師以來體其動靜語默無不是教惟願其學者如何耳果能體究盡心則日自有進今之學

者惟當自照不可察人之過如此行持漸自有得

師曰吾聞行教須用權以方便化人是也然則不無失其實常體師父所言無一不本於實常曰吾心知方便而口不能道吾亦曾與完顏先生論及此初則是說方便久則習慣於口化為常言不自知覺其心亦與之俱化此當為學者深戒

師曰學道只在一念之間一念舉則為進一念疎則為退進不已方是學道且如百工為技或幹用諸事必待安排布置然後可為惟學道不待安排布置只是澄心遣欲逐時處處皆做得不修行住坐卧時寒時暑與人同居或獨居無所不可學人當下承當如前輩得一言則行持一言往往有所持者云某時下手某時理會日復一日志氣漸衰終無所成講政者不立有物混成二章終

師曰天下有自然之理人多不知者必不為不自然之事事有真妄甚不可不明未達者以妄笑妄終不自知其為妄學道之人心

性中先知真妄或有得處未得處以經為證是以經配性心與經合則終身不妄玉陽大師初不讀書出言合經得其本故也今人有深解經文而不知其本者執着古人言語反成迷惑不道古人言語是無言之言若只得其語言之妙自己性上不得妙用全不濟事學道至識心見性得真空才是要盡力行持玉陽大師有云自從得遇真空伴都把塵情拚長生師父嘗走筆作瑞鷓鴣一百二十首內有云內心未驗色心魔牢捉牢擒越念多

丹陽師父云牢捉牢擒生五彩與此正相好長生師父言未得真空時越把捉則越念多矣丹陽師父言已得真空則內容開要功夫把捉故云牢捉牢擒生五彩長春師父要離生滅詞云既得性珠天寶勒破春花秋月此得真空之地也復云危時節鬼難呼惟有神仙捉掣前云身心百鍊吹云得性珠天寶尚云惟有神仙捉掣之語此非至真至實誰復肯出此言禪家以真空便為了徹故每笑此詞云既得性珠天寶矣又何復云神仙捉掣

邪吾謂其實未知也乾卦六龍初九潛龍勿用確乎不可拔九二見龍在田光明自見九三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始得無咎九四則親上與神明交接或上或下有時而隱有時而見故云或躍在淵躍則升上也在淵則復在下也恍恍惚惚正欲聖賢提挈至於九五始得變化無窮前必身心百鍊而後神仙提挈方能至此學道之人不先百鍊身心便欲求道豈可得邪玉陽大師曾說一道人不肯修持云我打無為顛狂自縱惹起官魔棒死當時待打無為却被無為倒打死又說見性有二真空亦有二悟徹萬有皆虛幻惟知吾之性是眞此亦為見性既知即行行之至則又為見性初悟道為真空直至了處亦為真空既至真空功行又備則道炁自然一發通過道氣居身中九竅無心而自閉至此際則方是真受用一手執吾手一手畫空三橫一豎二作卍樣云無門無戶四通八達是元始地面若衆生性未盡欲憑心力閉塞九竅則左閉而右發互相變亂不可制御矣此言未嘗

輕泄今特發之也吾拜受之此皆人性分中事止為人不知保守故不能達此地面纔有些子光明早不肯放下自矜自滿必欲求異於人故不能成其大光明如水之將聚愈卑下則愈深人之積德亦如是實有所得愈宜際書若或輕泄一言則有損非細又如世人千萬苦辛積聚財貨或不自慎偶非理傷觸他人事不可已一旦盡費其財其所損豈細邪故曰積之為難保之尤難還能自保認得性分之外一切事皆是虛妄惡之如汙物具如餘食贅行方是到得自然處如未真知賢尤為醜更於頭上安頭反謂我之所有他人之所無自矜自夸終不自悟如此者欲明所謂自然之道不亦難乎講知人者知章師曰死而不亡者壽其旨甚明五陽大師嘗云賢人死而為鬼下愚則逐物遷化吾謂賢人者必生而有賢行是以得賢名雖至於死吾實謂之不死又云自勝者強云強行者有志修行人降心進道專以志為主志不立者至於一食非美則胃中不納是萬神不納也

有志者雖每惡食不為病志既壯而萬神從之物亦隨之而變不知其味惡也人有萬神非志不能帥大志既行如大帥之行也滿身之氣皆助之何事不能克勝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吾行之甚効故愈信其為善云不失其所者久所字如子產使校人畜魚校人云得其所哉之所經中之言初欲得知知而欲為已用若泥於言而不為用則反為病然經中之言多反復不一最要人明此云強行者有志有云弱其志有云學則不是有云不學亦不是有云靜則不是復云動亦不是反復抑揚初無定義惟恐學者過與不及或着在一邊左右扶救之令立於中道學者所宜深究講執大象一章引諸家之說內蘇子由云大象即淡手無味視聽不足見聞之大道也上執此道則天下無不往者樂餌治術也一時之善治非不能使人親附如過客之止然不可以久師曰解經人悟道本故不費辭子由為富莊子有云仁義先王之遠慮蓋此意也志全曰

五十四注多宗政和政和多引易莊

師曰三玄本一宗徹宗道性本自高故取焉
吾謂知此非難行此為難吾初入道門但見
老宿所行之德後觀透此經都是前人所行
今日教門凡一切外事無異以樂餅而止過
客甚不可住着於此當舍前人所行之道且
能不失其本今日門人進修道業無世人之
苦必有因地而不徒然至此求其所自實自
學道上得此豈可一日忘講上德不德章終
師曰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
是以無德以教門中所行事說最為易見云
暗積功行不求人知則是不自以為德既不
自德是謂上德不使人知則若夫其德吾謂
外其德而德愈存豈不是實有其德故曰是
以有德若有功行即使人知則若不失其德
即為下德人知則必加敬重其德漸損故曰
是以無德既將功行用在聲名上隨時失去
還能用在虛无道中何者是自己實得底
講道生一章云云

理只為未能忘我朝暮所為凡不合於聖人
者皆是自己性子直須撇了自己底自然合
着聖人道生一禪家到此際實為徹處止
是此地上不能定得則別生事端那竟夫先
生有云請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
吾嘗論之玄妙之言不可以示眾中下人聞
之誤行者多往日有人來學性宗甚明而不
持戒律無所不為違者曰此不是地獄種子
邪其人曰此又何妨於道其弊乃至於此
講治人事天莫若當章云云
師曰吾嘗愛也愛其道也此學人之日用此
一字為一章之要服服食也早服食道之味
重積德自損已利物以至於治人事天盡其
道之用則通天徹地是故學道以積德為大
本必有實德然後有所味道家謂受用學人
皆能知心無雜念氣依神和即為受用然少
有得其味者以其不知重積德也不有真功
德為本實無所得勞心極想雖至終年至十
年乃至百年亦終無所得功德既積不求所
得而自得何謂其功德曰為而不恃不自以

德為德是謂真功德謹為無為章云云
師曰報怨以德聖人舉世人最難為者言之
且報怨尚以德於其餘事上無所不用德世
之人不能行此以怨報怨無有休期至於禍
不能解聖人欲絕其源故特垂訓學人能明
此理又何怨之能生耶講勇於敢則殺勇於
不敢則活章諸家之說或利或害有云勇於
不敢則利勇於敢則害是也蘇子由總解云
不敢則生敢則死此物理之大常然或敢者
得生或不敢者得死此或然耳世遂僥倖其
或然而忽其常理以耳目觀天見其曲而不
觀其全未有不疑天網之疎而多失也惟能
要其終始而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
雖疎而不失也
師曰子由之說得之孰知其故故因故也云
或利或害之因故雖聖人猶且難之難之者
疑之也難或作去聲更易見難難之終無可
疑也吾教說因果人或有一分之善却為有
業障未除時雖未報雖經百千世業障消盡
即得一分之福或有惡業如此以其大教觀

之如天網之恢恢也善惡必報無遺則是雖踈而不失也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之四

著山無為天師峴泉集序

轉一

天地間至精至微者道也至明至著者文也道非文不明文非道不立折而言之雖為二要而歸其實一也乾坤之所以覆載陰陽之所以變化寒暑之所以代謝日月之所以往來山川之所以流峙草木之所以榮悴無非道也無非文也其可離而二哉又可以強而合哉故聖人者作因其自然之道著為自然之文未嘗以一毫己意加之也是故因其變化之理而成易因其訓詁之體而成書因其治化之蹟而成詩因其褒貶之法而成春秋因其節文之實而成禮因其和暢之用而成樂此六經之文所以終天地亘古今而不易者以其出於自然也後之言文者舍是何適焉自周之衰王道熄而百家興競以私意臆說騁辭立辨以相高求弟戾於道者百不一二焉於時有若老子者其言以清靜無為為道著書五千餘言後世常有以之為治而治者矣其庶幾於道者乎嗣教真人張公無為自其家世宗老子之教至公凡四十三傳公

天資穎敏器識卓邁於孩而夙負金科玉訣之文既無不博覽而該貫益於六經子史百氏之書大肆其窮索至於辭章翰墨各極其精妙是以歷職天朝皆以問學之懿深蒙

春宁凡殊褒前席之榮歲賚有加而王公貴卿縉紳之士亦莫不禮貌焉蓋江右文宗多具文正公虞文靖公之遺緒而公能充軼之也其所造詣豈苟然哉問出其詩文若干卷屬序為其詩之冲邃而幽遠文之敦腴而典雅讀之使人健羨不暇視世之佔畢訓詁拘拘以才藝自足者為何如哉故公領宗門之重任專以化人誘善輔

國翊祚為心其見於此者特其緒餘耳雖然予嘗考公德業既本於無為是能遊心太初與道為一而且沈酣於六藝之文蒐獵於百氏之說於是發於文辭理與意會有不期工而自工者矣其有補於老莊之道者又豈神誕之誇者比哉公以紳有世契相與極論斯事必撫掌劇談而後已故為序其曰峴泉者